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亚洲卷·日本

冬天的富士

SHIJIE
JINGDIAN
SANWEN
XINBIAN
YAZHOU
JUAN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SHIJIE JINGDIAN SANWEN XINBIAN YAZHOU JUAN



冬天的富士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亚洲卷·日本

主编 陈德文

SHIJIEJINGDIANSANWENXINBI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天的富士 / 陈德文主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 亚洲卷·日本)

ISBN 7-5306-2673-6

I. 冬…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日本
IV. I3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38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6.625 插页 5 字数 67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3000 册

定价: 42.00 元

导 言

一

几年前，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先生责成我担当《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日本卷》主编时，我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但不久就泛起悔意。我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一方面看到外国散文翻译出版事业一派繁荣的景象，自然感到欢欣鼓舞；一方面自己对散文毕竟缺乏研究，过去仅凭一时兴趣翻译了一些日本散文作品，靠这点“资本”就挑起分卷主编的重任，可不犯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古训？赶紧去信说明情由，但终于推托不掉，只得勉为其难，骑虎找羊，游说四方，约集国内诸译家，网罗其新旧译作，经过一番比较筛选，将 100 位作者的 158 篇文章辑录成册，冠以序言，诚惶诚恐献于读者面前。于是，想起《诗经》上的句子：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我期望我的“木瓜之投”，也能获得广大散文爱好者的“琼琚之报”。

二

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十分明确：

……本丛书拟在系统性与艺术性上下功夫，介绍各国名家名篇展示不同风格与流派，从而编辑一套规模较大，范围较广，既有系统

性,艺术价值又颇高的真正意义的“世界经典散文丛书”,使其能够反映世界散文最高水平,反映世界散文的发展脉络,以帮助读者能够吸取各国散文之精华,并通过散文了解世界文化发展之进程。

这一编辑方针高瞻远瞩,有一种“秦王视八极”的心胸,紧紧抓住散文发展的动势,突现了丛书的特点,确为其它各种“瞎子摸象”般的选本和“批零兼营”的功利主义编辑思想所不能望其项背。

我在选目过程中,虽然经常拿出这个宗旨随时验证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一接触日本散文文学的实践,又使我茫然不知所措。不说别的,单就“散文精华”和“最高水平”这两点,我以为从日本散文之中很难找寻。就日本历代散文而论,优秀的作品固然很多,但没有出现像英国培根、法国蒙田那样的散文随笔大家,这是连日本人都承认的事实。

然而,没有最高水平,不等于没有水平,事实上,日本散文随笔一直都很发达,日本民族精神和日本文化的总体特征说到底就是散文化。这是岛国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长期酿制孕育而形成的。了解一个国家,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它的民族文化。对于日本来说,阅读和研究日本散文文学,正是了解日本文化,进而了解日本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效途径。

这就是我编选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

也许有人说:日本是邻国,我们早已熟知,何需通过你这本散文选集了解?持有这一看法的,也许是年老资深、独当一面的专业研究人员,也许是涉世未久的青年学子,但不论哪一种人,

恕我直言，都不能说真正了解了日本，尤其是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我必须老老实实说一句：我们所知甚少。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这是我们形容中国和日本关系的一句常说的话。查“一衣带水”这个词儿出自《南史·陈后主记》：“隋文帝谓仆射高颍曰：‘……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通常用来指江河水面细长如衣带，不足以限制交通来往。但我不知道是何人首先将这个词儿用来指中日关系。其实，人们对这个词儿的理解恐怕只停留在地理条件上，无非是说两国距离甚近，来往便利。然而地理位置相近不等于心理人情自然相通。诚然，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流关系，两国人民在各个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尤其是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更是如此。因而有位老学者到了日本，最强烈的感受是觉得仿佛没有走出国门。但是不能不看到，中日两国虽然是近邻，但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又造成了诸多差异。这诸多差异和诸多相同参差交互，使得我们对日本的理解经常陷入雾中看花、水底观月的困惑之中。就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只知道日本开国远比中国晚，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到了近代，日本转而学习西方，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迅速强大起来；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另外，还知道当代的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借鉴……

如果我上面的表述大致不差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还只侧重于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对于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特点只能说仍是一片茫然。我们有许多人，一提到日本文化就不屑一顾，以为人家是从我们这里学习去的，态度上不自觉地显示出几分不服气或瞧不起的样子。妄自尊

大就难免出乖露丑，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同日本人一起聊天，话题一转到有关两国历史文化的內容上，往往是日本人所知甚详，滔滔不绝，而中国人张口结舌，一问三不知。日本人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通”，而中国人中却很少有几个数得上的真正的“知日家”。

最近看了一家电视台有关日本文化的综艺节目，主持人访问奈良唐招提寺时有这样一段说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曾经写过反映鉴真和尚渡日的历史剧本《天平之蕞》。”这里出现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将《天平之蕞(méng)》误读为《天平之蕞(hōng)》；一个是搞错了史实：井上靖只写过小说《天平之蕞》，而剧本是别人改编的。我去信指出，杳无回音，但第二周重播时，却悄悄“挖填”了“蕞”字的正确读音，其余照旧重放。我由此又联想起二十几年前也是这家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报道日本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在北京举办画展的消息时，一位当今最走红的主持人把葛饰北斋堂而皇之地读作了葛饰北齐。不知怎的，如同中了魔一样，这件事一直顽固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一个国家电视台况且如此，至于一般平民百姓对日本文化的轻慢与漠视也就可想而知了。

记得郭沫若《沁园春》词曰：“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又有联曰：“黄河之水通江户，珠穆峰连富士山。”郭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论及中日两国关系，这是对“一衣带水”最深刻而全面的诠释，也是对当代中日两国人士的启示和促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上的理解是彻底的理解，有了文化上的理解，就会有政治上的理解和经济上的理解。

我以为，我们到了应该虚心研究一下日本人本身和日本文

化的时候了。

四

作为半个中国人和半个日本人最终加入日籍的作家邱永汉，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中国人是商人气质，日本人是工匠气质。”邱氏对中国人的论断并不确当，但说日本人是工匠气质是有一定道理的。日本立国晚，到了9世纪才开始利用汉字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假名。文化的后进性逼使日本人向世界各国学习模仿。日本人缺乏“原创”精神，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的世界性的发明创造，但日本人“既创”精神很强，外国的东西一旦被引进日本，一经过加工改制，就能面目一新，发挥更大效力。文化上同样如此。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是日本文化的乳母，日本文化几乎完全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染和哺育，以儒学为中心的汉学在日本古代知识分子心中根深蒂固。许多上层人士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和汉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转而学习西方，对西方的一切采取模仿摄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日本人缺乏主观的批判意识，是彻底的拿来主义者。日本人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上就是无选择，或者说选择的主观意识不强。这种无选择文化的特征就是实现三方面完美的结合，即古今结合，日中结合，日西结合，自然形成一种多角度的“杂种文化”（加藤周一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自然的淘汰和扬弃，摒除了有碍于民族精神发展的消极因素，保存了有利于这种发展的积极因素，并逐渐孕育了本民族文化的总体精神和国民的独特的审美意识。

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毫无成见的吸纳和受容，带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主义色彩。日本文化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在日本人社会生活之中，常见的是寡言少语的实干家而不是夸夸其

谈的论辩者。

下面仅从四个方面简略分析一下日本人审美意识的特征：

(一)自然美。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息的舞台，也是文学艺术的无尽的源泉。日本人对自然的崇拜和热爱甚于其他民族。日本是多山的岛国，河川秀丽，风景明媚，四季变幻，气候宜人。歌咏自然，表现自然是日本文学的重要内容。说到自然风景，人们就想到樱花和富士山，这是日本的象征。日本古代文学，尤其是和歌，歌咏樱花和富士山的名篇佳什不胜枚举。现当代的文学家们也没有须臾离开过这一题材。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都是通过描写自然环境展示故事情节、塑造人物性格的名篇。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的同时，还用较多的笔墨着意描写了赏樱、捕萤、观月、赏新绿等有关日本自然风土、社会习俗、四时变化等极富民族特征的内容，为作品中的人物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美的生活舞台，令人辄向往之。例如，对京都岚山赏樱一节的描述简直就是一幅绘声绘色的“春日丽人行乐图”。

(二)虚幻美。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儒学、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如果说儒学(日本人习惯称儒教)是日本人完善道德、修养身性的精神法典，那么佛教和本土的神道教则是日本人性格和意识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换句话说，日本人的宗教意识十分浓重，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中，随处都能看到对人生虚幻、生死轮回和生命无常的无奈和喟叹。我们不好武断地说这是消极颓废的生存态度，毋宁说是日本人对生命的一种清醒而客观的谛视和思考。一些很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家、艺术家，都把人生的虚幻和无常当成文学艺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风景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名篇《一片树叶》，通过一片树叶的生衰

荣枯联想到四季的轮回变化，揭示了生命的燃烧与寂灭，道出了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因小见大，具有憬悟人生，启迪心智的艺术感染力量。

不要一味摒弃虚幻之美吧。海市蜃楼，胜地佛光，雨后虹霓，梦中欢遇，都是一种别样的美，它给了我们多少激动和想象，它为文学艺术增添多少绮丽的风光啊！

(三)朦胧美。日本人自古生活在相对封闭而宽适的岛国环境之中，具象思维比抽象思维发达得多，对生存意识的现实感受比起主观自觉更为强烈。日本文化重视感性，忽视理性。日本人没有“旗帜鲜明”的口号，不看重“水落石出”的结论。人际交往中不崇尚论辩，一切都讲求自然的朦胧和暧昧。日语中有“沉默是金”、“不言为花”的词儿，这是国民的生活信条。这种朦胧和暧昧也是文学艺术的一种追求。举月作例子，秋月的明丽固然是一种美，但春月的朦胧更为日本人所称道，这是含蓄而蕴藉的美。中国文学也有朦胧美的传统，“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皆属此例。中国的朦胧的美学意识没有得到正确的继承和发扬，到今天，人们往往一提到朦胧和暧昧，就认为是消极的东西加以排斥，这是我们精神生活中庸俗的政治社会学对文化、文学美学意识长期冲击和侵害的结果。

虚幻和朦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实体的存在，美的本质在于“空”“无”之中，后者是有实体存在的，只不过人们看不清本来的面貌，美的本质存在于观览者的自觉意识之中。

(四)消亡美。日本人对生死普遍具有达观的认识。死仿佛是一个随时可以光顾的美的境界。日本人认为，生命是短暂的，像樱花一样骤然开放，骤然凋零。从男女的“心中”(情死)，到武

士的“切腹”，历来是文学艺术所表现的重要题材。日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自杀之多当数世界第一。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古贺春江、川端康成……都是文学艺术达到颠峰时期而莫明其妙走上自杀的道路的。他们的行为使得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从日本文化的美学意识上也许可以得到解答。抑或死对于他们来说，是另一种生存观的继续，是至高至美的艺术境界。

以上四点，也许能够说明日本民族文化的某些特征，我以为这也是日本散文随笔文学的总的主题。

五

日本是个散文随笔文学十分发达的国家，在文学发展史上，随笔文学一直和诗歌、物语（即小说）、戏曲相匹敌。在文学理论上，“随笔”这个词儿其定义非常漠然，大致相当于英文的 *essay*，和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散文接近。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作者有感而发，率性而为，具有特殊的文学妙味。公元十世纪平安中期出现的《枕草子》是日本随笔文学的始祖，从内容和形式上为日本随笔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书的作者清少纳言和反映王朝贵族生活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都是同时代的杰出的女作家。《枕草子》是清少纳言在宫中供职时写作的，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根据亲身阅历，运用“类举”的笔法，表达自己对自然现象与人情世态的独特感受；借助日记体裁对宫中见闻作如实的记述；对自然与人生抒发慨叹与断想。最后一部分内容最能体现随笔文学的特点。清少纳言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把握事物的本领，运用细腻的笔触，精心绘制了平安时代宫廷生活的绮丽画卷，在描写自然、塑造人物、传达感情方

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平安时代还出现了一部用汉文写成的《池亭记》，作者庆滋保胤以讽刺的笔墨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思索与批判。

进入中世以后，随笔的作者逐渐增加，出现了鸭长明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这两个作家都多少受到了《枕草子》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具有散文性的特征，作者的态度更加优游自如，不受什么拘束。《方丈记》是鸭长明隐逸日野外山、回忆人生、叙述自己境遇的作品。作者描写闲居山野的安适与快乐，和以往的都市生活相对比，表现了当时陷入绝境的下层贵族人士的失意与落寞的心情。鸭长明另有一部和歌随笔集《无名抄》，采用讲授恩师俊惠的歌论的形式写成，记述了作者所听闻的歌人的逸话，举办歌会的情景，以及歌人的遗迹和有关“歌枕”的研究报告，具有歌坛随笔的特色。

《徒然草》的成书较之《方丈记》晚一个世纪，大约于公元1331年左右问世，同《枕草子》一起被誉为日本随笔文学的双璧。作者吉田兼好也是一个饱尝下层贵族凄苦生活的出家遁世之人。他和鸭长明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本来是当时第一流的和歌作家，以后改用随笔的形式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兼好在《徒然草》中，一方面流露了他对一去不复返的贵族社会的思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承认变动无常的“流转之相”才是世界的本质，一切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避免的“变化之理”。他认为人生本来是欢乐的，只是人们一味追逐名利，事事得不到满足，才招来无尽的烦恼。兼好这种洒脱而达观的人生哲学，并非来自他对历史规律的切实的把握，而是来自一个“脱俗遁世”之人对于“人终不免一死”这一无常的虚幻的认识。《徒然草》对自然和人世竭尽批判和玩味之能事，但同时又带有悲凉的自我讽谕的笔

调。这部分开头有一段名言：“于百无聊赖之中，整日向着笔砚，将时时浮现于胸中之闲事，漫然写下，亦复自觉可笑也。”这几句话真实地道出了兼好写作《徒然草》时枯淡、寂寥的心情，也同时体现了这部作品独有的风格。

到了近世，汉学家、国学家、俳人歌人辈出，随笔文学以及与此相类似的著述层出不穷。室鸠巢的《骏台杂话》、《不亡抄》等著作，强调人的平等意识，主张国家的成立应以民生和民利为基磐，依靠民众自觉的秩序。佐野绍益的《热闹草》，流露了作者的“既非梦醒，亦非现实的心境，拂去日常砚上之积尘，时时提笔”的漫然淡远的情致。

这个时期的文人学士、工匠、医生、法官、剧作家，似乎无不擅长于写作随笔，出现了本居室长的《玉胜间》、《菅笠日记》，柳泽淇的《云萍杂志》，汤浅常山的《常山纪谈》，橘南溪的《北窗琐谈》，太田锦城的《梧窗漫笔》，加藤千荫的《苍求之花》，村田春海的《琴后集》，上田秋成的《藤笈册子》，伴蒿蹊的《闲田耕笔》，清水滨臣的《泊泊笔话》，藤井高尚的《松之落叶》，中岛广足的《檀园文集》等。

以明治时代为起始的近代随笔文学，虽然蹈袭《徒然草》等古典作品“漫然为之，信笔所至”的写作传统，但是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尊重个性和向往自由的市民思想的增长，使得随笔文学更具有新鲜而丰蕴的内容，表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明治初期，出现了服部抚松的《东京新繁昌记》以及栗本锄云的《饱庵小种》，此外还有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以及福泽谕吉的《福翁百话》等。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性解放，在近代随笔中有着强烈的反映。这种思想在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中初见端倪。柳北模仿江户随笔的形式，采用滑稽、戏谑的笔法，将批判的矛

头指向滥用金钱和权力的新兴统治阶级，无情地揭露了新时代的浮夸和矫饰，对明治时期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夏目漱石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东京新繁昌记》描述西洋景色和新兴国都东京的风俗，不见了新锐的批判锋芒，有的只是投其时尚的赞颂与叹羨。

以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启蒙思想的倡导者和代表者，他们的思想倾向虽然各有不同，他们的著述也很难一律看作随笔文学，但这些人宣传西方文明和传播科学艺术的启蒙文章，不仅促进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大大拓展了近代随笔的题材内容，出现了所谓科学随笔和哲学随笔。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和《福翁自传》等著作，前者讲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由来，对于文明、人性和智慧之间的关系作了历史的回顾，比较了东西文明的特点，指出了日本前进的途径。后者记叙了这位伟大学者六十五岁的生涯，是自传文学的典范之作。进入二十年代，日本文坛受西方 essay 的影响渐深，产生了德富苏峰的以评论随笔为主的《人物管见》、《天然与人》、《静思余录》，以及川上眉山富有美文笔调的纪行随想随笔《怀中日记》和高山樗牛的《一年有半》等。许多作家从屠格涅夫、爱默生、华兹华斯的著作中得到启示，使近代随笔中的自然景象从陈腐的美学观点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例如北村透谷的《回忆游富士山》一文，虽然仍保存戏谑文学的色彩，但作品中对自然的描写已经迥然有别于旧有的游记和回忆录。作者将自然景象和自己的心境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从物我交流中去感受自然之美。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更是描写自然变化和抒发感情的两相结合的秀作，作者视大自然为知己，向它倾吐满腔热情，运用简洁的结构和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谱写着一曲曲动

人的乐章,真正达到了物我相会、情景交融的境地。

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随笔作家,他们有岛崎藤村、夏目漱石、国木田独步、落合直文、大和田建树、盐井雨江、武岛雨衣、正冈子规等。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和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都是描写自然景物的优秀之作。藤村的《寄自新片田厂》,漱石的《想起的往事》等作品,都带有明显的探索人生的色彩。雨江、桂月、羽衣等人提倡的“美文”也极盛一时,这些文章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感情和理想追求,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但也不免流露出感伤和咏叹的调子。以纪行随笔家而活跃于当时的迟冢丽水、小岛乌水、田山花袋、吉江孤雁(乔松)、河东碧梧桐等,也都以各自的作品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大正时期的散文随笔继承了明治末期重视探索人生的倾向。在这个时期,岛崎藤村发表了《寄自新片田厂·后编》等七部随笔集,在文坛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白桦派和漱石门下的教养派作家阿部次郎、安倍能成,小宫丰隆、和辻哲郎、中勘助等创作思想十分活跃,其中阿部次郎的评论感想集《三太郎的日记》,贯穿着热烈的求道精神和强韧的思索力,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是作者未熟的青春彷徨的真实纪录。与此相近的仓田百三的书简集《青春的息痕》,也成为当时青年修身的教材,被广泛阅读。由文艺批评渐次转向文明批评的厨川白村写作了《出了象牙之塔》,显示了由学问世界走向社会改革的姿态。他的《近代的恋爱观》反对封建式的恋爱观,提倡基于近代人生观之上的新型恋爱,成为评论界的热门话题。大正前期,在西方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下,教养派、白桦派、兰派,以及《青鞥》同人们,对于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大杉荣,不但留下了《生之斗争》、《工人运动的哲学》、《克鲁泡

特金研究》、《无政府主义者所见的俄国革命》等启蒙性的思想评论，还以《狱中记》、《乞丐的名誉》、《恶作剧》、《自叙传》等著作大大丰富了大正随笔文学的内容。十分崇拜江户后期歌人良宽的诗人相马御风，写作了大量的自然鉴赏随笔，在这种风潮中，许多人从庄重的评论文章中解脱出来，喜欢上了活泼自由的散文随笔，使得人生论随笔和哲学随笔风行一时。《共产党宣言》日译者之一、和大杉荣交谊颇厚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在自己的活动处于困难时期，也以随笔为武器，创办了杂志《丝瓜花》（后改为《新社会》），发表了《猫的呵欠》和《猫的百日咳》等作品，对现实社会进行强烈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这个时期，永井荷风异峰突起，以冷峻的笔触写下了《晴日木履》等作品，对现代文明的肤浅与俗恶展开尖锐的批判，使读者仿佛又看见昔日成岛柳北的姿影。荷风随笔留连于行将湮灭的江户文化之美，对东京下町的游兴生活抱着深深的眷顾之情。荷风的《断肠亭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生息的那个时代的风貌，成为研究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和作者思想演变的宝贵资料。

大正末期的随笔文学探索人生的色彩逐渐淡化，文学随笔和哲学随笔代之而起。物理学家寺田寅彦（吉村冬彦）的《万华镜》、《冬彦集》、《菽柑子集》、《萤光板》等著作，将科学和艺术熔为一炉，以新颖的联想和诗一般的情致引人注目。

昭和时代，随笔作者遍及社会各阶层，随笔文学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一方面，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内田百闲、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岛崎藤村、德田秋声、萩原朔太郎、菊池宽、久米正雄等文学家的随笔集相继问世；另一方面，绝少涉及社会问题的科学随笔更加发达，题材分工精细，出现了所谓“星星随笔家”野尻抱影，“山岭随笔家”田部重治、冠松二郎、深田久弥，“垂钓随

笔家”佐藤祐石等。由于大正末期以来新闻报道的攻势，文学的地盘越来越窄小，随笔创作也出现了芜杂的局面。强调趣味性、讲求字句和表现形式之风流行起来。一些作家出版了回忆性随笔，他们有坪内逍遥、江见水荫、德田秋声、后藤宙外、正宗白鸟、近松秋江、相马黑光、木下杢太郎、宇野浩二、川端康成等。这个时期，由于无产阶级运动受挫，一部分从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人士相继被迫“转向”，出现了描述转向者心态的随笔。如青野季吉的《经堂杂记》，充满了作者本人苦涩的内省，成为这类随笔的代表。1934年，内田百闲出版了随笔集《百鬼园随笔》，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简洁隽永的艺术风格赢得广大读者。1936年，森田玉发表了《木棉随笔》，以女性纤细的感觉，记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韵，获得社会的好评。此外，幸田露伴的女儿幸田文和森鸥外的女儿森茉莉、小堀杏奴的一些随笔作品也很有特色。

战后，随笔创作愈趋繁荣，讽谕时世的作品愈趋增多，继菊池宽、新居格等人之后，高田保、林房雄、佐藤八郎、大宅壮一等人十分活跃的同时，色情作品也侵入了这一领域。倡导日本走向民主的笠信太郎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些久居海外的新闻记者如渡边绅一郎、门田勳等写的游记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再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辰野隆、渡边一夫、河盛好藏、高桥义孝、福原麟太郎、池田洁、中野好夫，日本文学研究家高木市之助、盐田良平、吉田精一、池田弥三郎的随笔作品也拥有一大批读者。在战后的日本，可以说，没有不写随笔的作家。在随笔这块园地上，既有内田百闲、幸田文、森茉莉、小堀杏奴、萩原叶子、竹西宽子等专业随笔家；还有一大批经常写随笔的诗人和小说家，如川端康成、井上靖、水上勉、濑户内晴美、洼田空穗、三岛由纪夫、五木宽之等。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家、画家、音乐家乐于此道，亦不乏珠